

消失于历史的顶职

◎朱辉

有一个词如今已经消失,但它又不够旧,进不了《古汉语词典》。好在万能的网络上能找到它,那就是“顶职”。相关释义是:我国几十年前常见的一种工作安排方式。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顶替父母的职位参加工作,法律上现已取消。也称“顶替”。

我们家第一个顶职者是我父亲,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顶了爷爷的职,进了印染厂。爷爷曾是这家厂里掌握调色技术的第一人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拿着高薪。后来公私合营,厂子成了国营大厂,爷爷拿着全厂最高工资,据说这个工资水平不仅远超厂长,而且在我家周围方圆几里地内都是第一。如今,大侄子月薪两万元,折算起来应该还远低于当年的爷爷。

父亲进厂之后,领导安排他做爷爷的工作,可能认为子承父业容易将工作做好。爷爷当初牢牢坐稳了厂里技术第一人的位子,靠的是悟性、勤奋和经验。父亲在悟性上

似乎不逊爷爷,但远没有爷爷勤奋。科技发展,设备在更新、工艺在改进,光靠爷爷传授的经验不管用了。于是,父亲在岗位上的表现只能用“中规中矩”来形容,直到退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,工资还略低于全厂中位数。

父亲退休后,二哥又顶了他的职,还是,从事调色工作。其实,二哥肯去接替父亲是因为连续两年没有考上中专、厂里招工又遥遥无期,不得已而为之。二哥很讨厌工厂,向往当个表演艺术家。可想而知,干得还不如父亲。幸亏那时爷爷已经去世,不然要气出病来。

爷孙三代的表现,很容易让厂里人联想到“黄鼠狼下崽,一窝不如一窝”的话。

退休后,父亲一度到一家港资企业打工,很快被老板提拔为“部长”,拿到了高薪。然而不到半年就遭免职,原因是父亲有些小聪明,业务水平也还行,但看不懂方程式、弄不懂化学反应的原理,所以无法进

行技术革新。

“罢官”后的父亲回到家里,懊悔不已,说当初让我去学有机化工,自己竟然没有顺便学学。按说他高中毕业,并非完全没有自学能力。

“当初我从村里考出来,进了教育系统……”我刚结婚时,岳父常常在我面前回忆。好在妻子的奶奶94岁了,如今依然记忆清晰、思维正常,她对我们说,岳父是顶他家老辈的职进的事业单位。由于不好学,教不了书,所以进了后勤部门,退休时仍是普通科员。

父亲、二哥还有岳父,当年顶职进的单位,在社会上都属于优质单位。可惜的是他们不够努力,最终都有点辱没被顶职者的名声。何以如此?想来还是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轻易得到的好工作,就像轻松追到的异性,有些人难免不上心。

如今,国家规定的单位逢进必考,真正严格执行后,不仅保障了求职者公平竞争,还能让各单位都引进需要的人才。

序章

◎顾顾

儿子从高中到硕士的10年,我们都在快与慢中经历了太多的变与不变,欣慰的是儿子多了份责任感和担当。

时间伴随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来到了儿子今年的毕业典礼。2016年,儿子因参加自主招生考试错过南通中学的毕业典礼;2020年,疫情来得突然,扬州大学的本科毕业典礼采取了线上模式;直到今年,毕业季再次到来,我受到儿子邀请,来感受南京大学这场隆重的文化盛宴。“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,祝宝贝毕业快乐,前程似锦”,鲜花上的贺词特别显眼,儿子看到后眼神瞬时有些变化,在餐厅里就和我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近5000名学生参加的毕业典礼,让南大校园格外拥挤和热闹,眼前到处晃着黑色学士服、蓝色硕士服和红色博士服,帽檐处下垂且晃动的小穗在阳光下显得特别可爱。随着国歌的响起,一场盛宴在下午2:00准时拉开序幕。3:30左右,毕业典礼的核心程序——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开始,同时,教授需要把学生帽穗从右边拨到左边,才算真正的毕业。这个知识点是儿子提前普及的。

5:15,终于轮到儿子所在的历史学院学生上场了。上场前,儿子发来短信,我立即架好手机,调到摄像模式,精心抓拍到令儿子一生难忘的短暂瞬间。导师拨穗后,意味着儿子阶段性学习的结束,于儿子来说,今天的节点是明天的起点,于我们来说便是诗和远方的序章……

忆苦教育

◎伟方

我常常给儿子讲我的童年故事。比如家里穷,每年的学费都是要向许多人家借了才能凑齐,一支铅笔头用到短得无法握住还舍不得丢掉……在我的忆苦教育中,儿子确实改掉了一些毛病,妻子不止一次地感叹忆苦教育效果好。

为了冲刺好学校,这个暑假,妻子除了原来的补习外,还一下子给儿子报了语、数、外三个培优班,眼看假期全被占满了,儿子显出了不乐意,妻子便要我给儿子做做工作。

我来到儿子房间,语重心长地说:“儿子,你可要珍惜现在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呀,爸爸小时候,家里穷……”

“老爸,你不是说,你那时候一放暑假,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睡大觉、捕蝉、钓鱼、捉萤火虫、游泳,还东家偷西瓜、西家摘桃子……你小时候假期要参加这么多的培训班吗?有这么多作业从早做到晚都做不完,天天犯困又睡不成,还要担心被骂,还要……”我还没忆苦,儿子倒先跟我诉起苦来。

看来,我传统的那套忆苦教育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。



如何不偏心

◎王媛媛

“妈妈,我也要吃巧克力!”
“就剩一块了,而且差不多都被弟弟吃完了,我们下次再买,好不好?”

“不行,你偏心,都不让我吃!”老大委屈地抽噎着。

我,真的偏心吗?为什么在他眼中,我会是个偏心的妈妈呢?

细细想来,尽管我自己姊妹三个,可是我,包括我的两个妹妹从来都没有觉得我们的母亲偏心过。

儿时能吃上鸡肉,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。

那年中秋节恰逢我高一,也是一个人第一次从离家那么远的城里独自回家。在村口下了车,又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,还没到家门口,远远就听到鸡飞鸡叫的声音。原来是我妈正在抓鸡。我放下书包后便直冲进厨房,帮着打下手。我妈三下五除二,麻利地就把一只大公鸡给杀完煮好了。

把我妈烧好的一大盘鸡肉往堂屋里端去,还没到门口,两个妹妹已

经从学校有说有笑地回来了。

“都快点洗手去,你们爸昨天打过电话了,说今年中秋节就不回来了,省点路费,等过年再回家。”我妈把最后一道菜端上了桌。“啊,那他们工地上今天应该会吃点好的吧。”小妹妹有点失落。大妹妹撇了撇嘴巴,也失望地把还没有来得及摆放的一副碗筷又拿了回去。我以老大的口吻一本正经地“教育”她们、也是自我激励:“只要你们学习上用功,爸爸吃得就算不好,他也高兴!”

“好了好了,快点吃吧,今天鸡大肉多,多吃一点。”说话间,妈妈夹起了一块豆腐。

“妈,你怎么不吃鸡肉光吃豆腐啊,今天鸡肉那么多。”我夹了一块鸡肉放到妈碗里,她又立即把肉夹回我碗里,然后盯着鸡肉看了半天,挑了一个翅尖出来吃,还说:“你要多吃点,住在学校肯定没舍得吃。我还是啃这个有味。”

二妹妹也注意到了,假装生气,夹起一块鸡肉就往妈碗里放:“妈,

你就吃吧,那么多呢!”

我们边吃边聊着学校里的趣事,她们对我在城里的住校生活充满了好奇,一顿饭在欢声笑语中就快结束了,盘子里的鸡肉也所剩无几,可是那两个大鸡腿却格外醒目。我们的筷子都故意避开那两只大大的鸡腿。以前,按照惯例,那两只鸡腿都是给两个妹妹的,她们小,每次我都是让给她们的,她们也因此习惯了吃鸡腿的待遇。可是,这次,她俩就是不去夹那两只鸡腿。我把鸡腿夹到她们的碗里,她们却很有默契地又同时快速地夹给我,小妹还说:“大姐,你吃吧,你现在高中了,学习压力大,我才小学。”我的鼻子瞬间就酸了,但是我忍住了,没有让眼泪流下来……

自那以后,每次杀鸡,妈妈都是把鸡腿砍断了再烧。

所以,我们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母亲,哪怕她曾有过一丝丝的偏心;所以,我们姐妹仨从没有为了家中任何利益而争吵过……